

## 军旅小小说

想象,为经验插上翅膀

“哪……哪……哪……哪……”

司号员小宋又来了。几十年过去了,小宋坚持每年带着那把军号来烈士陵园看望班长。那时他们都是二十岁,班长挎着军号,小宋是班长的替补。

东方破晓,枪炮声震撼大地。硝烟未散,班长和小宋踏上了被炮弹翻犁过无数遍的阵地,到达了预定的坑道。

看着战场上胶着的战况,闻着烧焦的尸体味道,战士们心头的那份紧张情绪开始弥漫,班长和小宋同时看向对方……

不知是因为坑道里的潮湿闷热,还是因为坑道中弥漫的紧张情绪,小宋额头上渗出了汗珠。他转头问班长:“什么时候开始冲锋?”声音沙哑。班长说:“在等。”这时坑道外炮火连天,也不知道小宋听清了没有。

等待,坑道里的班长和小宋在等待,坑道里的所有人在等待,这场战斗在等待,等待着……

敌人的炮火逐渐安静了下来,班长摸了摸腰间的军号,他知道那个时刻即将到来。

“司号员!”连长喊道。“到!”班长大声回应。“听我命令,随时准备冲锋。”班长握紧腰间的军号,向小宋示意——要到坑道口准备了。

看到班长的示意,小宋赶紧说:“这次能由我来吹响冲锋号吗?”班长摇头说道:“下次吧!”

小宋还想再说什么,但这时连

长喊道:“司号员!吹冲锋号!”身后的战士们纷纷将子弹上膛,已然做好了冲锋的最后准备。

班长一步抢出坑道,正准备吹响高亢的旋律,但这时敌人的第二轮炮火已经覆盖过来。就在一瞬间,班长被炮弹掀起的气浪打翻在地。

炮声弹起的浪打翻在地,但是班长却听不见声音。小宋奋力将班长拉回了坑道。连长示意全员待命。

很快,班长恢复过来。小宋拍拍班长的胸口,说:“还以为你光荣了呢!”班长摸了摸军号,“别急,这号你别想轻易吹上!”

小宋仿佛没听见班长的调侃,眼睛直直地盯着那把军号。班长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他却迅速地转移了视线。

“上级下达命令,待敌炮火袭后,我连在上级炮火支援下,以最快的速度夺占高地。”连长喊道。阵地上传出了炮火的怒吼,大家都知道这场战斗已经到了决胜的时刻。班长内心刚刚萌生的一丝不安与恐惧迅速被决胜的激动和亢奋覆盖。

敌人的防御前沿就在眼前,敌人的炮兵阵地也被压制,已经到了冲锋的最佳时机。无论前面是枪林弹雨还是刀山火海,这冲锋的号不能再像上次一样吹不响。班长紧紧抓着小宋的手,“如果我倒下了,拿起我的号,跨过我的尸体,无论如何也得将这把号给我吹响。”小宋却又眼睛直直地

看向军号,班长一巴掌拍在小宋的钢盔上,“听见没?”小宋不说话,只点点头。

小宋就是这样,话很少,总是在想着什么,但是班长会放心把一些事情交给他。他一直跟在班长的身后,班长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

敌人的炮火终于再次停下,连长挥舞手中的枪,“司号员!冲锋号!”班长再次拿起军号,就等这一刻了。

所有人冲出了坑道,漫天的杀声震天动地,终章的帷幕已经拉开。班长冲出坑道,举起了军号,吹起让敌人战栗的冲锋号。

在号声响起的一瞬间,时间静止了。战士们冲锋的英姿被定格,枪口喷射的火焰也被凝结。班长转过头去,看见小宋的面目却是静止的。再回头,班长看见了从敌人暗堡射来的子弹,无限靠近,无限放大,进入他的眼睛。

这一瞬被永久定格了。鲜血涌上了喉咙,军号没能再传出声音,只喷出了鲜血。

就好像身体感受不到疼痛,因为那种疼痛无法用言语形容,班长知道就到这了。子弹穿透了喉咙,在班长吹响军号的时候敌人的机枪也瞄准了他。

小宋拼命呼喊:“班长、班长……”但班长已经没有反应,也很快没有了呼吸。可这时小宋却不断摇晃班长的身

体,他的脸上挂满泪水,“你没事的班长,你不会死的,我永远都不想吹你的军号,不吹,你快起来自己吹啊!”

“把我放下,傻小子,我是班长,我命令你吹响军号,继续冲锋,扔掉我……”可是班长发不出声音,他们已经身处两个世界了,他再也听不见班长的声音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久,小宋还是放下了班长,拿起了那把他曾无数次注视过的军号,吹起了那高亢的冲锋号。一遍遍地吹着,就好像吹着吹着战场上逝去的兄弟能够再次站起来,再次冲锋。

号声伴随着杀声,战场上的战士已经被点燃,无畏的冲锋摧枯拉朽,敌人只能四处逃窜,一溃再溃。冲锋号的声浪充斥着整个战场,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支冲锋的队伍,没有人能够面对这样的军队。

不久,阵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,高地上已经插上了高高飘扬的旗帜,高地已被夺下,战斗胜利了。

小宋傻傻地看着班长,站立着,手里紧紧握着军号。这把军号有了新的主人……

小宋已经变成了老宋,他用颤抖的双手举起那失去昔日光泽的军号。军号已经无法吹出声音了,他用嘴巴发出“哪……哪……哪……哪……”

随着冲锋的号音,小宋和班长又跨越时空,准备迎接新的战斗……

于帮民不敢相信这张传票是真的,但传票上法院的红色印章十分清晰,于帮民不信也得信。

于帮民被轮椅推进法庭前,爱人王秋果给他,原告叫张松林,大松山人,说你是个骗子,不是他的亲弟弟。

能容纳50人的法庭旁听席上,座无虚位,大多是于帮民的邻居和战友。民政局也来了一男一女,他们是专门出庭作证的。

此前于帮民正在医院接受肾透析治疗,他脸色有些蜡黄,瘦得只剩下几根筋的脖子支撑着干瘪的脑袋,只有眉眼间还能找到些许当年的英气。

于帮民的出现,把战友们瞬间带回那场血与火的拼杀之中。于帮民就是在那场战争中受的伤,右肾被摘除了。当时他不叫于帮民,叫林冲,外号豹子头。他的班长于帮民是在林冲的哭喊声中闭上眼睛的。班长牺牲前对林冲说:“你是孤儿,我要是光荣了,你替我给我妈做儿子。爸过世早,妈叫马山梅,先天失明,耳朵很背,你只要说出我的生辰八字,说出我爸和她的生辰八字,知道她喜欢吃肉,妈肯定相信你是她儿子。”

硝烟散去,二等功臣林冲报请民政部门批准,改名为于帮民,走进了马山梅的生活,把班长嘱托的爱和孝心都给了双目失明的老母亲。

改革开放以后,于帮民发挥在部队当过炊事员的长处,先在一家饭店打工,三年后另立门户开了个“帮民饭馆”。媳妇是城里人,里里外外一把手。于帮民把母亲接到城里,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妻子知道于帮民不是马山梅的亲

生,觉得于情于理于法不通。在别人挑唆下,连招呼都不打,揣着当地民政部门关于张松林系马山梅亲生的证明,将于帮民告到法院,要求同于帮民平分家产。

经过法庭辩论,审判长当庭宣判:驳回原告张松林的诉讼请求,于帮民与张



我现在才知道,妈的亲生子死在战场上了,你改名为帮民,是在替我们兄弟俩尽心行孝啊!

儿子,对婆婆格外敬重孝顺。婆婆85岁时无疾而终,于帮民夫妇依礼厚葬,街道邻里赞声不断。

办妥母亲后事,于帮民从银行抵押贷款,把饭店办成酒店,规模虽然不大,但声名鹊起,常常一房难求。可是天意难测,命运无常。就在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,60岁的于帮民患了肾盂肾炎,很快就恶化成尿毒症。后来只能在爱人陪护下,依靠透析维持生命,酒店的事情全靠儿子夫妻俩打理。

现在,于帮民正坐在被告席的轮椅上,一字不漏地听着原告的陈述。他这时才清楚,母亲是从大松山出嫁给父亲的,改嫁前为张家生过一个儿子,改嫁后再没联系过。

68岁的张松林最近听说生母身后留下不少财产,被同母异父的于帮民独吞,

松林不存在遗产继承纠纷。

审判长宣判完毕,于帮民平静地说:“既然张松林肯认我做弟弟,我应该接纳他这个哥哥。刚才哥哥说他家境十分困难,我资助他50万元办个养猪场,用政府的扶贫款扶助别人。”

尴尬的张松林听于帮民说完,先是愣了片刻,接下来老泪横流,离开原告席几步跨上前去,紧紧抱着于帮民说:“帮民,兄弟!好兄弟!哥对不起你!对不起妈呀!”

于帮民眼泪落到胸前,还没来得及回应,张松林紧接着说:“我现在才知道,妈的亲生子死在战场上了,你改名为帮民,是在替我们兄弟俩尽心行孝啊!”

庄严肃穆的法庭上,先是一阵唏嘘,后来竟破例响起了掌声……

插图:刘学伦

## 雪野独狼

■韩光

独自徒步行军到第八天早晨,上等兵陆凯的两腿已跟木棒子差不多了,只要坐下来,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好在离潜伏地点只有不到五公里了,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

就在这时,草原上特有的棉花雪便扯地连天地下了起来。只一会儿,大地就被雪严严实实地覆盖了,每挪一步都要付出比平时多两倍的代价。陆凯所能承受的极限早已触底了,可现在这个底,却成了个无底洞,给他这次“独狼行动”又额外增添了十分沉重的负担。

下午两点多雪停了,雪粉又在风中织成了厚厚的雪障。为减少阻力,陆凯只得哈着腰往前走。天刚快要擦黑时,他终于来到了茅草屋右边的雨裂沟前,这就是他的潜伏地点。茅草屋没有上锁,可里面没有人,要不进茅草屋里歇一会儿?这个念头只是一闪,便被被他狠狠连根拔倒了。

当陆凯将自己的藏身处伪装好时,离规定的潜伏时间还有半个小时。雨裂沟避风,加上下面铺着的和身上盖着的,都是厚厚的枯草,藏在里面的陆凯很是舒服。这时,他才意识到嗓子已经渴冒烟了,军用水壶里的水已冻成了冰,便一把把地吃起了洁白的雪。

不久,陆凯听到了一阵脚步声,便麻利地拿出了匕首,等到传来开关门的声音时,他的心才落进了肚子里——茅草屋的主人回来了。绷紧的神经放松了,陆凯才听见肚子咕咕的叫声——可不是咋的,大半天没吃东西。他拿出速热食品正准备用餐时,浓烈的肉香味却飘了过来。这不奇怪,牧民冬季主食就是牛羊肉——早已炖熟的牛羊肉,此时正被主人加热呢!

肉香味,让陆凯的肚子叫得更欢了,肠子好像在拼命地喊着:“我要吃肉,我要吃肉!”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唾

沫,自言自语道:“志愿军坚守阵地时,只就着雪吃炒面,你咋还不知足呢!”不管肚子怎么叫,他再也不会了。

吃完饭,也到了规定的潜伏时间,此时天完全黑了。陆凯透过枯草缝隙,只看到几颗寒星冻得不住地眨着眼睛。没过多久,他的上下眼皮打起架来,有那么几次还紧紧地“咬”在了一起。他抓起了一把雪使劲搓着脸,困劲才消失,可没多久,上下眼皮又开始“斗殴”了。陆凯打开了一个纸包,取出一些辣椒面,抹到了眼睛的周围,眼泪很快被辣了出来……

他眯了一下夜光表,无声地笑了,还有半个小时就将完成潜伏任务。可就在这时,他冷不丁地发现正前方有两个“小灯泡”晃动着过来了,匕首重又被他紧紧地握在了手里。“小灯泡”渐渐地近了,他看见了一只体型不小的“狼”的面孔。独“狼”在离陆凯只有十来米时,却停了下来,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藏着



第四三九一期

## 最后一次穿军装

■李亚军



山岭苍茫(中国画)

远村作

休假回趟老家,王福是在午夜两点临时决定的。这次要穿军装回家。

这天晚上,有心事的王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便随手拿起枕边的一本书。当他读到“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,忘不了的地方叫家乡。”这句话时,瞬间便有了回趟老家的冲动。应该回去看看了,自父母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没回去了。

王福是名军人,也是个孝子。自古忠孝难两全。但王福在竭力尽“忠”的同时,也在努力尽“孝”。父母在世时,特别是父母一前一后都因病长期卧床不起的那几年,凡是超过三天的假期,只要不值班,只要部队许可,王福都要赶回数百里外的老家,在父母床前支张小床,日夜守着父母,端水喂药,以尽孝道。

用王福的话说,军人的父母都太不容易,把儿女养大能为家里出份力、流点汗了,就远离了家乡,去了军营。国总得有人保。这朴素的道理,军人的父母们

都懂。王福的父母也懂。大哥、二哥也都是在18岁的时候,在老家能拉车干活了,先后被父母送到了军营,作为老三的王福也不例外。但不同的是,两个哥哥兵役期满都回到了父母身边。唯有他,入伍的第三年,考取了军校,转眼间,在部队服役已28年了。

入伍28年来,王福从一名战士一步步成长为机关的正团职处长,先后参加过众多演习演训和军事行动,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3次。

对父母的孝,王福也自问心无愧。如果说让离去的父母还有什么遗憾,那就是穿军装回家的次数太少。这一点,对一直把“我小儿子在部队,是肩上带好几颗星的军官了”这句话挂在嘴边,颇为骄傲的父亲是个亏欠。

在王福记忆中,还是当战士时,穿军装回去过一趟。那时候父母身体都很硬朗,接到他要探亲的消息,跑几十里路在乡里车站接他。王福至今忘不

了,父母见到他着军装时的欣喜样子。母亲紧紧拉着他的手,怕走丢了似的不停低头抹着眼泪。“长胖了,长高了,还是穿军装神气,好看!”眼睛突成了一条缝的父亲,一路上反反复复重复着这句话,特别是见到左邻右舍时,嗓门会格外响亮。

在老家休假那十几天,应父亲要求,王福走亲访友都要穿着军装。一次换洗时,怕早上衣服干不了,父亲晚上专门把军装搭在厨房的灶台前,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,翻来翻去烘烤,这一幕深深刻在王福记忆中。不能不说,在军营这28年来,几次面对“下海潮”的诱惑,王福坚持不为所动,与记忆中的这一幕不无关系。多年来,军装已成为王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前几年,部队对非因公外出着军装有严格规定。尽管王福几次想着军装回去,给病床上的父母一个惊喜,但想想规定,他还是无奈地放弃。只能把件旧

的淘汰下来的老式军装送给父亲,算是对父亲的慰藉。但他知道,父亲最爱的还是他穿军装的样子。

现在部队有了规定,可以穿军装回家了,可父母已经不在。叹息中,王福迅速请好了假,买了票。

改革开放40年了,处处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。在机场,在高铁站,甚至在家乡的小汽车站,“军人依法优先”的醒目标牌和路上行人投来的羡慕目光,让王福处处都能感受到军装带来的荣誉和自豪。但越是此时,王福心里越是五味杂陈,理不清,思更乱。

大哥全家在外地打工,来接王福的是二哥。看到王福一身笔挺的军装,肩上耀眼的二杠三星,“还是穿军装神气,好看!”眼睛笑成了一条缝的二哥,说着和父亲如出一辙的话,让王福瞬间感受到了久违亲情的温暖。心中的那份情感反而更复杂了。

在父母的坟前,王福穿着那套笔挺的军装流下了眼泪。他知道,父母再也无法看到他穿军装的样子。而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,军装他也不能永远穿下去……

“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穿军装参加部队的集体活动,穿了二十几年的军装要脱下,这是痛苦而艰难的选择……主动选择离开,以实际行动拥护支持改革,或许是我对部队的最后贡献……”不久,在机关为转业干部隆重举行的退役仪式上,王福在台上深情发言。